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

遼去後部酋兼都督府都御史總管朔北湖邊地方事務兼管節度使等職都督府兼

宋紀四

起附遼因敦四月盡柔兆攝提格十二年有奇

太祖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乾德二年

遼應歷十四年

夏四月丁未朔以前博州軍事判官

穎贇爲著作佐郎贇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試

稱旨故也

戊申賑河中饑

己酉免諸道今年夏稅

之無苗者

乙卯改葬宣祖昭武皇帝昭憲皇后於安

陵孝惠皇后賀氏孝明皇后王氏祔焉

帝欲爲趙普

置副而難其名稱召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問曰下丞相
一等者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乙丑以兵
部侍郎薛居正呂餘慶竝本官參知政事不宜制不押
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宜徽使廳上事殿庭別
設磚位於宰相後敕尾署銜降宰相數字月俸雜給皆

半之蓋帝意未欲令居正等與普齊也

攷異李燾曰太
宗實錄云普在

相位幾十年獨斷政事太祖疑其專恣欲用薛居正呂
餘慶爲相普惡其與已同列但令參知政事於宜徽廳
赴上位在丞相後但奉行制書不得與奏事以明其異
等中書印惟宰相得知事無大小盡決于普居正等備
位而已太祖患之會爲趙鼎所訐慮多遜又旦夕攻之
雷有鄰訟中書不法事太祖因令居正等知印押班以
分普權案置參政乃陶穀議且此時太祖方獨任普未
始厭其專恣也今不取又太祖新錄實儀傳太祖屢對

大臣稱儀有執守欲川爲相趙普忌儀剛直遂引薛居正參知政事據此則居正乃普所引非太祖意也足明太宗實錄所書非實也

壬申徙永州諸縣民之畜蠶者三百二十六家於縣之僻處不得復齒於鄉以秦再雄爲辰州刺史再雄辰州徭人武健有奇略素爲蠻黨畏服帝召至汴察其可任擢爲刺史使自僻吏予以租賦再雄至州日訓士兵得三千人能披甲渡水歷水飛壅又遣人分賜諸蠻傳朝廷懷徠之意降附日眾自是荆襄無復邊患

五月己卯知制誥高錫坐受藩鎮賂貶萊州司馬

辛巳宗正卿趙礪坐贓杖除籍

遼主射舐齧鹿於白鷹山至於浹旬六月丙午朔獵於玉山竟月忘

反國語解云鹿性嗜鹹泥
嫌于地以誘鹿射之

御史臺太常禮院奏東宮

三師官一品僕射二品若百官上表未知所先詔兩制
議之戊辰翰林學士竇儀等奏僕射師長百僚東宮三
師臣子之官當以僕射爲表首從之 己酉以光義爲
中書令光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子德昭貴州防禦使
故事皇子出閣卽封王帝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 秋
七月詔曰惟彼銓衡止憑資歷慮有英俊沈于下僚自
今常調赴集選人委吏部南曹取歷任中多課績而無
闕失者當與量材甄敘 辛卯詔陶穀等四十三人或
實訓作四十七其人今從長編各於見任幕職京官及州縣中舉堪爲

藩郡通判者一人職任乖方事狀連坐 甲午令藩鎮
無以初官爲掌書記須歷兩任有文學者乃許奏辟

八月戊申遼主以生日值天赦不受賀曲赦京師囚乙
酉錄囚 九月甲戌朔周易博士奚嶼責乾州司戶庫
部員外郎王貽孫責左贊善大夫竝坐試任子不公也

辛丑太子太傅魯國公范質卒質寢疾帝數幸其第
臨視又令內夫人問訊質家迎奉器皿不具內夫人奏
之帝卽命翰林司賜以果牀酒器復幸其第謂曰卿爲
宰相何自苦如此質對曰臣曩在中書門無私謁所與
飲酌皆貧賤時親戚安用器皿因循不置非力不及也

質性卞急以廉介自持好面折人過嘗謂同列曰人能
鼻吸三斗醋斯可爲宰相矣五代宰相多取給於方鎮
質始絕之所得祿賜徧及孤遺疾革戒其子旻毋請諡
毋刻墓碑及卒帝甚悼愍之贈中書令賻資甚厚後因
講求輔弼謂左右曰朕聞范質居第之外不殖資產真
宰相也 壬寅潘美等克郴州 冬十月丙辰遼主以
掌鹿矧思爲開撒狝國語解云開撒狝抹里司官亦掌宮衛之禁者賜金帶金
盞銀二百兩所隸死罪以下得專之 初南漢內常侍
邵廷珪言於其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
多故干戈不及而吾亦驕于無事今兵不識旂鼓人主

不知存亡請飭兵備且通好於宋銀不能用至是始懼以廷瑀爲招討使

帝素謀伐蜀會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知樞密院事王昭遠曰公素無勲業一旦位至樞密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并門令發兵南下我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也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孫遇趙彥韜楊嗣等以蠟丸帛書閒行遊北漢主言已於襄漢增兵約北漢濟

河同舉

放異王壺清話以蜀道孫遇往太原爲乾德三年事蓋傳聞之誤今從東都事略

遇等

至都下彥韜潛取其書以獻彥韜與州人也有穆昭嗣者初以方伎事高氏於是爲翰林醫官帝數召問蜀中地理昭嗣曰荆南卽西川江南廣南都會也今已克此則水陸皆可趨蜀帝大悅後數日得彥韜所獻書笑曰吾西討有名矣并赦遇調使指陳山川形勢戍守處所道里遠近畫圖以進

攷異東都事略孟昶傳云諜者孫遇爲朝廷所獲五代史記蜀世家

亦云孫遇爲獲據長編則出於彥韜

十一月初甲戌命忠

武節度使王全斌爲西川行營鳳州路都部署武信節

度使大名崔彥進副之樞密副使王仁贍爲都監寧江

節度使范陽劉光義

致異光義即宋史之劉廷讓也與太宗同名後來改為廷讓耳宋史

云廷讓字光又失其實矣宅書亦作劉光義為歸州路

副都部署

致異宋史王全斌與劉光義皆為都部署惟長編以光義

為副都部署王宗沐朱元樞密承旨曹彬為都監合步

通鑑亦云副之今從長編 樞密承旨曹彬為都監合步

騎六萬分路進討給事中沈義倫為隨軍轉運使均州

致異王仁贍以樞密副使為行營都監存

節度使下蓋此時西

府品秩殊未崇也 帝諭行營所至毋得焚蕩廬舍驅

略吏民開發邱墳翦伐桑柘違者以軍法從事命將作

司度右掖門南臨汴水為蜀主治第以待其至乙亥全

斌等辭宴於崇德殿帝出畫圖授全斌等因謂曰凡克

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錢帛分給戰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 遼主遊畋無度壬午日南至宴飲達旦自是晝寢夜飲 蜀主聞有北師命王昭遠爲西南行營都統趙崇韜爲都監韓保正爲招討使李進爲副招討使帥兵拒戰蜀主謂昭遠曰今日之師卿所召也勉爲朕立功昭遠頗以方略自任始發成都蜀主命宰相李昊等餞之城外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方諸葛亮酒酣攘臂謂昊曰吾此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耳 十二月辛酉王全斌等攻拔乾渠渡萬仞燕子等寨遂取興州敗蜀兵七

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斛蜀刺史藍思緒退保西縣全
斌又攻石圖魚關白水關二十餘寨皆拔之 蜀韓保

正聞興州破遂棄山南退保西縣馬軍都指揮使史延
德以先鋒至保正懼懼不敢出遣兵數萬人依山背城
結陳自固延德擊走之追擒保正及其副李進獲其糧
三十餘萬斛崔彥進與馬軍都監康延澤等逐北過三
泉山遂至嘉州殺鹵甚眾蜀軍燒絕棧道退保葭萌

劉光義等入峽路連破松木三會巫山等寨殺其將南

光海等死者五千餘人

攷異宋史斬南光皮等
八千餘級今從長編

生擒戰

棹都指揮使袁德宏等奪戰艦二百餘艘又斬獲水軍

六十餘眾初蜀於夔州鎮江爲浮梁上設敵柵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帝出地圖指其處謂光義曰沂江至此切勿以舟師爭戰當先遣步騎潛擊之俟其稍卻乃以戰棹夾攻可必取也光義等至夔距鎮江三十里許舍舟先奪浮梁復引舟而上遂破州城頓兵白帝城西蜀寧江節度使太原高彥儔謂副使趙崇濟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險遠來利在速戰宜堅壁待之守謙曰寇據城下而不擊又何待也戊辰守謙獨領麾下千餘人以出光義遣馬軍都指揮使陵川張廷翰等引兵與守謙等戰於猪頭鋪守謙敗走廷翰等乘勝登其城拔

之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槍左右皆散去彥儔奔歸

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焚後數日光義

等得其骨於灰燼中以禮葬之發吳九國志云王師壞門而入彥儔挺劍拒之

殺十餘人乃登樓縱火自焚而死今從長編及十國春秋王全斌以蜀人斷棧大軍

不得進議取羅川路入蜀康延澤潛謂崔彥進曰羅川

路險眾難竝濟不如分兵修棧約會大軍於淡渡可也

彥進遣白全斌全斌許之不數日閣道成遂進擊金山

寨又破小漫天寨而全斌亦以大軍由羅川至淡渡與

彥進會蜀人依江而陳彥進遣步軍都指揮使張萬友

等擊之奪其橋會暮夜蜀人退保大漫天寨明日彥進

延澤萬友分兵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來拒又大破
之乘勝拔其寨擒寨主義州刺史王審超監軍趙崇渥
及三泉監軍劉延祚大將王昭遠趙崇韜引兵來戰二
戰三敗追奔至利州北昭遠等遁去渡桔柏津焚浮梁
退係劔門壬申晦全斌等入利州（攷異）宋史云三年正
月壬午全斌取利州
東都事略云三年正月獲軍糧八十萬斛（攷異）李燾曰
九國志十國
克利州皆非是今不取
紀年蜀檣机皆言蜀人雖燒棧道而江水淺澗岸路平
闕王師皆徒涉而進與國史不同事恐不然今不取實
錄載大漫天之戰全斌擒其寨主王審超監軍趙崇渥
三泉監軍劉延祚全斌本傳乃云趙崇渥逃出後與三
泉監軍劉延祚及王昭遠等來戰案明年正月已實
錄書軍前部送大漫天寨主王審超監軍趙崇渥則似
同時執獲也
今從實錄

是月京師大雪帝設氍帳於講武殿衣

紫貂裘帽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尙覺寒念
西征將帥衝犯霜霰何以堪此卽解裘帽遣中黃門馳
驛齎賜全氎且諭旨請將以不能徧及也全氎拜賜感

泣 初遼太祖威服漠北分設部帳官突呂不室韋部

者本名大小二黃室韋太祖以計降之置爲二部隸北

府節度使烏庫舊作烏古今改部者列於外十部不能成國附

庸於遼時修職貢至是以遼主失政黃室韋掠馬牛叛

去統軍楚固質舊作庫古只今改邀戰敗之降其眾未幾烏庫

部叛掠居民財畜詳衮舊作詳穩今改藏引舊作僧隱今改與戰敗績

藏引死之表分見於遼史穆宗紀黃室韋之叛在九月部族

於十二月又紀云藏引及女實死之女實未詳今從略

南唐主酷信浮屠法出

禁中金錢募人爲僧時都下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南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帝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南唐主論性命之說南唐主信之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爲意詔江北許諸州民及諸監鹽亭戶緣江採捕及過江貿易先是江北置榷場禁商人渡江及百姓緣江採樵是歲以江南荐饑特弛其禁

三年

遼應歷十五年

春正月蜀主聞王昭遠等敗甚懼乃益募

兵守劔門命太子元喆爲元帥侍中太原李廷珪同平

章事張惠安副之帶甲萬餘旗幟悉用文縐綢其杠以錦將發而雨元喆慮其沾濕悉令解去俄雨止復飾之則皆倒懸杠上元喆又輦其姬妾及伶人數十以從見者莫不竊笑王全斌等自利州趨劔門次益光以劔門天險會議進取之策侍衛軍頭向韜曰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劔門南二十里至青彊店與官道合若大軍行此路則劔門之險不足恃也全斌等卽欲卷甲赴之康延澤曰蜀人數戰數敗膽氣奪矣可急攻而下也且來蘇狹徑主帥不宜自行但可遣一偏將往耳若

抵青疆北與大軍夾擊劔門昭遠等必成擒矣全斌等
然之命史延德分兵趨來鮐跨江爲浮梁以濟蜀人見
之棄寨而遁延德遂至青疆王昭遠引兵還駐漢原坡
畱其偏將守劔門全斌等以銳兵奮擊破之及漢原趙
崇韜布陳策馬先登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崇韜戰敗猶
手斬數人乃被執昭遠免胄棄甲而逃甲戌全斌等遂
取劔州殺蜀軍萬餘人昭遠投東川匿民舍爲追騎所
獲 乙亥詔瘞征蜀戰死士卒被傷者給緡帛 蜀太
子元喆與李廷珪等日夜嬉遊不恤軍政至絳州聞劔
門已破將退保東川翼日棄軍西奔所過盡焚其廬舍

倉廩乃去蜀主知劔州已破元喆亦奔還惶駭不知所
爲問左右計將安出有老將石奉頽者對曰東兵遠來
勢不能久請聚兵堅守以弊之蜀主嘆曰吾父子以豐
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遇敵不能爲吾東向發一矢
今雖欲閉壁誰肯效死者司空平章事李昊勸蜀主封
府庫以請降蜀主從之因命昊草表已卯遣通奏太原
伊審徵奉降表詣軍前初前蜀之亾也降表亦昊所爲
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 遼主以樞密使雅
哩克斯舊作雅里
斯今改爲行軍都統虎軍詳袞克蘇舊作楚
思今改
爲行軍都監益以圖魯卜舊作突呂
不今改部軍三百合諸部

兵討烏庫部烏庫之叛也布達齊舊作勃勒底今改獨不叛詔

襲之未幾烏庫部殺其酋長來降既而復叛攷異烏庫降而復叛

穆宗紀載於二月部族表載於正月蓋本紀據奏聞之日而書之耳今從表乙酉王全斌

等次魏城伊審徵以蜀主降表至全斌受之道通事舍

人汝陰田欽祚乘驛入奏又遣康延澤趨成都見蜀主

諭以恩信慰撫軍民初劉光義等發夔州萬施開忠遂

等州刺史皆迎降攷異宋史在正月癸巳長編東都事略皆無日今從之光義入

城盡以府庫錢帛給軍士諸將所過咸欲屠戮獨曹彬

禁之乃止故峽路兵始終秋毫無犯帝聞之喜曰吾任

得其人矣賜彬詔褒之 戊子吏部郎中鄧守中試諸

司吏書判不當帝命覆試黜數人責守中本曹員外郎

平卯王全斌至升仙橋蜀主備亾國之禮見於軍門

全斌承制釋之蜀主復遣其弟雅王仁贊奉表求哀

或

李燾曰九國志孟昶世家及蜀檇杙皆言全斌承制釋昶罪昶翼日送舉族歸朝據國史昶傳昶既見全斌復遣仁贊奉表得太祖還詔乃出蜀又據全斌傳全斌等入成都後十餘日劉光義始自峽路至昶餽遺光義及犒其師竝如全斌等若全斌等十九日入成都昶二十日遂行安能餽光義且犒其師也然所稱後十餘日亦恐差誤案新錄光義遂州之奏以二十一日到京師度其克遂州時必在中旬且遂州距成都不遠無緣滯留兩旬後始到也當是全斌等於魏城得昶降表後十餘日再得降表後十餘日乃二十三四間此昶固未出蜀猶可以餽遺光義且犒其師也錦里耆舊傳云二月四日光義入城續傳又云十一日南路大軍始入城前傳差逆之續傳比全斌傳又增十餘日矣今皆不取昶舉族歸朝疑在丁酉赦書到後不然二月間與僞官同

發恐不能待仁贊還詔矣續耆舊傳云二月十九日離成都至眉州乘船下峽前傳云十七日兩說不同莫知孰是或者全師雄作亂二月間道路不通故留眉州三月上旬末始能下峽乎仁贊以正月十九日赴闕二月十九日見昶復上表謝不名

丙申田欽祚至自西川孟昶降表以其先人墳墓及老母爲請帝優詔荅之并諭

西川將吏百姓使皆安堵 丁酉赦蜀管內調乾德二

年逋租賜今年夏稅之半除無名科役及增益賦調減

鹽價賑乏倉還鹵獲生日自全斌等發京師至昶降纔

六十六日凡得州四十六縣二百四十戶五十三萬四

千二十九全斌旣平蜀欲乘勢取雲南以圖獻帝鑒唐

天寶之禍起於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以西曰此外非

吾有也

攷異雲南自天寶末沒於南詔蒙氏晉天福中屬段氏稱國號曰大理時仍爲大理國終宋之

世雲南不與中國通

全斌等入成都後數日劉光義等始至孟昶

餽遺光義等及犒師之禮竝如初已而詔書頒賞諸軍

亦無差降兩路將士爭功始相疾矣先是全斌受詔每

制置必與諸將僉議因是雖小事亦各爲異同不能卽

決全斌及崔彥進王仁贍等日夜宴飲不恤軍務縱部

下擄掠子女貨財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

聽

二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攷異宋史作當食不食今從遼史

癸卯

命參知政事呂餘慶權知成都府樞密直學士馮瓚權

知梓州

攷異李壽曰舊錄在正月丁酉丁酉二十五日也今從新錄及本紀續者舊傳云餘慶以二月

續資治通鑑

卷四

三

十二日到十二日癸丑也恐此時餘慶亦未能到但計日到耳餘慶至成都時盜四起將士猶恃功驕恣王全斌等不能禁一日藥市始集街吏馳報有軍校被酒持刀奪賈人物餘慶立命捕斬之以徇軍中畏服民乃寧居瓚至梓州視事纔數日會偽蜀軍校上官進嘯聚亡命三千餘眾劫邨民數萬夜攻州城瓚曰此烏合之眾乘夜奄至必無固志宜持重以鎮之且自潰矣城中兵止三百分守諸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要籌未夜分擊五鼓賊驚遁去因縱兵追之擒進斬於市招降千餘人竝釋其罪州境遂安以蜀興州馬步軍都指揮使趙彥韜爲興州刺史酬其鄉導功

也 丙 以西師所過民有調發供億之勞賜秦鳳隴

階襄荆南房均等州今年夏租之半安復郢鄧州光

化漢陽軍十之二居坊郭者勿輸半年屋稅 丁巳權

知貢舉盧多遜奏進士劉察等合格者七人 庚申孟

仁贄至自成都孟昶所上表有自量過咎尚切憂疑等

語詔荅之略曰旣自求於多福當盡滌其前非朕不食

言爾無過慮詔仍不名又呼昶母爲國母 三月孟昶

與其官屬皆挈族歸朝由峽州而下 致異李燾曰據實錄此月戊寅孟昶

上表謝詔書不名及呼國母戊寅初七日也昶傳稱昶

得太祖還詔乃赴闕故隱度附見其事於此月然續者

舊傳云二月十九日離府自斜州乘船下峽沿路多值

寇盜蓋二月十九月初發成都其發斜州則續傳無其

日或少留滯不可知也得遠詔乃赴
闕疑本傳必不妄因附其事於此月初詔發蜀兵赴闕
竝優給裝錢王全斌等擅減其數仍縱部曲侵撓之蜀
兵憤怨行至絳州遂作亂劫屬縣以叛推蜀舊將全師
雄爲帥眾至十餘萬號興國軍全斌遣馬軍都監朱光
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及橐裝師
雄怒遂無歸志引眾急攻絳州不克攻破彭州入據之
成都十縣皆起兵應師雄師雄自號興蜀大王開幕府
置節度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崔彥進高彥暉等分道攻
討爲師雄所敗彥暉戰死賊眾益熾師雄分兵斷劍閣
緣江置寨聲言欲攻成都自是隨師雄爲亂者一十七

州郵傳不通全斌等大懼 自唐天寶以來方鎮屯重
兵多以賦入自贍名曰畱使畱州其上供殊鮮五代方
鎮益彊率令部曲主場院厚斂以自利其屬三司者補
大吏臨之輸額之外輒入己或私納貨賄名曰貢奉用
冀恩賞帝始卽位猶循前制牧守來朝皆有貢奉及趙
普爲相勸革去其弊申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以
助軍實悉送都下無得占畱又方鎮闕帥稍命文臣權
知所在場院閒遣京朝官廷臣監臨復置轉運使爲之
條禁文簿漸爲精密由是利歸公上而外權削矣建隆
初貢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荆湖下西蜀儲積充足帝顧

左右曰軍旅饑饉當豫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民乃

於講武殿後別爲內庫以貯金帛號曰封樁庫凡歲終

用度贏餘之數皆入焉

攷異李燾曰別置庫本志及它書皆云在乾德初未審何年計

必見平西川後也

丁丑遼部帳大室韋酋長寅尼吉叛癸未

五坊人四十戶叛入烏庫部遼主好畋喜怒無恆司鷹

者小失意輒死或加炮烙鐵梳之刑故五坊人叛夏四

月乙巳小黃室韋叛雅哩克斯克蘇擊之爲室韋所敗

遣使詰讓乙卯以圖里代雅里克斯爲都統以尼古舊

女古爲監軍率輕騎進討仍令岱瑪舊作捷馬今改

今改從之尋支哩舊作尋古持詔招諭攷異大黃室韋之叛部族表繫於二月小

官

黃室韋之叛繫於三月較本紀所書俱先一月然
本紀分繫以日視表爲詳今從本紀後俱倣此 癸

亥導五丈河貫宮城歷後院內庭池沼水皆至焉 初

王全斌慮蜀降兵爲亂徙置成都夾城中至是諸將欲

盡殺之廉延澤請簡老幼疾病七千人釋之餘以兵衛

還浮江而下賊若來攻奪殺之未晚諸將不從死者共

二萬七千餘人 先是帝遣使以御府供帳迺孟昶於

江陵且命有司爲昶官屬治第又遣使至江陵分給鞍

馬車乘五月乙酉昶至近郊開封尹光義勞之玉津園

丙戌大陳諸軍於闕前昶與弟仁贇子元喆元珪宰相

李昊等三十三人素服待罪明德門外詔釋罪賜昶等

襲衣冠帶帝御崇元殿備禮見之禮畢御明德門觀諸
軍案部還營遂宴昶等於大明殿賜物有差 六月甲

辰以孟昶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

公庚戌昶卒帝爲輟五日朝贈尙書令追封楚王諡恭

孝

政異對壽祺作恭惠今從東都事略及宋史

賻布帛千匹葬事官給初昶

母李氏隨昶至京師帝數命肩輿入宮謂之曰國母善

自愛無或若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使妾安往

帝曰歸蜀耳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倘獲歸老并門妾之

願也時帝已有北征意聞其言喜曰埃平劉鈞卽如母

所願因厚加賚賜及昶卒李氏不哭舉酒酹地曰汝不

能死社稷貪生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爲汝在耳今汝
既死吾安用生因不食數日而死 遼主之道諭室韋

也欲撫降之及尋支哩至諭之不從仍命雅哩克斯率

羣牧兵追討戰於柴河不利室韋酋長寅尼吉亾入德

呼勒

舊作敵
烈今改

部德呼勒部者遼國外十部之一也是月

德呼勒部來降室韋平乃專討烏庫部 劉光義曹彬

等屢破全師雄賊鋒稍斲未幾虎捷指揮使呂翰又以

嘉州叛與師雄僞署將劉澤合眾至五萬殺逐刺史通

判曹彬率兵會仁贍等圍翰於嘉州翰棄城走追襲大

破之殺戮數萬人翰走保雅州 秋七月帝聞西川行

續資治通鑑

卷四

六

營有大校割民妻乳而殺之者亟召至闕斬之都市近
臣營救頗切帝因流涕曰興師弔伐婦人何罪而殘忍
至此當速置法以償其冤 南漢主銀殷其招討使邵
廷珣廷珣屯洗口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賴以
少安或譖廷珣將圖不軌銀信之賜廷珣死 珍州刺

史田景遷內附 甲戌遼雅哩克入烏庫部至河德

濛遣伊勒希巴舊作夷商 畢今改常斯等舊作常思今改 發

思今從紀擊之丁丑烏庫部掠上京北榆林峪居民遣林牙

國語解云掌文翰 官時稱為學士蕭幹郎君耶律賢適討之庚辰雅哩

克斯等與烏庫部戰不利 八月己酉詔以西川兵馬

都監康延澤爲普州刺史延澤詣王全斌請兵護送全
斌才給以百人延澤至簡州招集逃亾凡得千餘人教
習戰陳擁以去及賊境揭示威信所招集又得三千人
遂破劉澤三萬餘眾賊勢稍沮 辛酉以左散騎常侍

華陽歐陽炯爲翰林學士炯性坦率無檢束雅喜長笛

帝聞召至僂殿奏曲攷異宋史孟氏世家作歐陽迥長
編作炯案迥乃迥字之譌迥炯音

同未知孰是
今姑從長編御史中丞劉溫叟聞之叩殿門求見諫曰

禁署之職典司誥命不可作伶人事帝曰孟昶君臣濁
於聲樂炯至宰相尙習此伎故爲我所擒所以召炯欲
驗言者之不誣耳溫叟謝曰臣愚不識陛下鑒戒之微

自是遂不復召溫。寔常晚過明德門西闕前。帝方與中黃門數人登樓。騁者潛知之以白溫。寔令傳呼。依常而過。翼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近侍咸望恩宥。輦下諸軍亦希賞給。臣所以呵導而過者。欲示眾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帝善之。九月己巳。帝御講武殿。閱諸道兵。得萬餘人。名馬軍曰曉雄步軍曰雄武。竝屬侍衛司。冬十月丁未。遼常斯進討烏庫部。大敗之。烏庫部旋平。十一月丁卯。朔康延澤入普州。先是州城悉被焚蕩。乃依山設柵。且行且戰。取糧於遂州。復城普州。既而劉澤領眾來降。詔以延澤兼東川七州招安巡

檢使 祕書監判大理寺尹拙等言後唐劉岳書儀稱
婦爲舅姑服三年與律不同然亦準敕行用請別裁定
之詔百官集議左僕射魏仁浦等奏議曰謹案禮內則
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舅姑與父母一也古禮有期年
之說雖於義可稽書儀著三年之文實在禮爲當蓋五
服制度前代增益已多只如嫂叔無服唐太宗令服小
功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增爲五月嫡子婦大功增爲期
眾子婦小功增爲大功父在爲母服期高宗增爲三年
婦人爲夫之姨舅無服明皇令從夫而服又增姨舅同
服總麻又堂姨舅服袒免訖今遵行遂爲典制況三年

之內几幾尙存豈可夫衣衰癯婦襲紉綺夫婦齊體哀
樂不同求之人情實傷至治況婦人爲夫有三年之服
於舅姑而止服期是尊夫而卑舅姑也且昭憲皇太后
喪孝明皇后親行三年之服可以爲萬代法十二月丁
酉朔始令婦爲舅姑三年齊斬一從其夫 己亥詔西
川管內監軍巡檢毋預州縣事 是月遼主駐黑山平

浣

四年

遼應歷十六年

春正月丁卯遼主被酒不受賀甲申遼

主微行市中賜酒家鉅絹 丁亥以客省使丁德裕爲
西川都巡檢使與引進副使王班內班都知張嶼同率

兵赴西川 是月遼人侵易州監軍任德義擊卻之
二月安國節度使羅彥瓌等敗北漢兵於靜陽擒其將
鹿英 權知貢舉王祐言進士合格者六人諸科合格
者九人帝恐有遺才辛酉令於下第選人內取其優長
者試而升之 甲子免西川今年夏租及諸徵之半田
不得耕者盡除之 三月己巳遼主東狩旋以獲鴉輒
酣飲達旦 癸酉罷義倉 夏四月壬子罷光州貢鷹
鷂 丁巳遼天德軍節度使于延超之子來降 是日
詔日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倘規致於羨餘必濩務於措
克知光化軍張全操上言三司令諸處場院主更有羨

餘粟及萬石芻五萬束以上者上其名請行賞典此苟
非倍納民租私減軍倉何以致之宜追寢其事勿復頒
行除官所定耗外嚴加止絕 初帝遣右拾遺孫逢吉
至成都收蜀圖書法物五月乙亥逢吉還所上法物皆
不中度悉命焚毀圖書付史館孟昶服用奢僭至於溺
器亦裝以七寶帝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無亾得乎
帝躬履儉約常衣澣濯之衣乘輿服用皆尙質素寢殿
設青布緣葦簾宮闈帘幕無文采之飾嘗出麻縷布裳
賜左右曰此吾舊所服用也開封尹光義因侍宴禁中
從容言陛下服用太草率帝正色曰爾不記居夾馬營

中時耶 初帝改今元命宰相讓前世所無年號以進
既平蜀蜀宮人有入掖庭者帝閱其奩具得舊鑑其背
有乾德四年鑄字帝大驚出鑑以示宰相皆不能答乃
召學士陶穀實儀問之儀曰此必蜀物咎僞蜀王衍有

此號當是其歲所鑄也

反異者舊續聞云江南保大中

乾德四年字它皆磨滅不可識合諸人參驗乃輔公祐
反江東時年號然則實儀又不知輔公祐已有此號矣

帝乃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臣趙普初以
吏道聞寡學術帝每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 甲申

遼主以歲旱泛舟於池禱雨不雨舍舟立水中俄頃乃
雨 庚寅帝親試制科舉人姜涉等於紫雲樓下涉等

文理疏略不應策問竝賜酒會遣之 六月詔人臣家
不得私養宦者內侍年三十以上方許養一子士庶敢
有閹童男者不赦 王全斌破賊帥全師雄於灌口寨
擒其黨二千人師雄以眾趨金堂 秋七月丙寅以歲
穰詔州縣長吏勸民儲積節儉無游惰及禁民蒲博
禁將帥取軍中精卒爲牙兵 戊辰西南夷首領董鬻
等內附 甲戌以前永州刺史晉陽安守忠爲漢州刺
史守忠初護屯田兵於河陰及師克蜀帝召守忠謂曰
遠俗苛虐南鄭在集之地卿爲朕撫治之卽遣守忠權
知興元於是移守漢州時大兵來還供億倍費公帑不

足守忠助以私錢帝每遣使必戒之曰安守忠在蜀能
自律已汝行見之當效其爲人 壬午遼主諭有司先
期行幸頓次必高立標識令民勿犯比聞低置其標於
溪草中利民誤入因之取財自今有復然者以死論
是月以孔子四十四世孫宐爲曲阜縣主簿宐舉進士
不中因上書述其家世特命之 八月辛丑召宰相樞
密使開封尹翰林學士竇儀知制誥王祐等宴紫雲樓
下因論及民事帝謂宰相趙普等曰下愚之民雖不分
菽麥如藩侯不爲撫養務行苛刻朕斷不容之普對曰
陛下愛民如此乃堯舜之用心也 庚戌樞密直學士

馮瓚綾錦副使李美殿中侍御史李穡爲宰相趙普陷賊論死會赦流沙門島逢恩不還 丙辰河決滑州壞

靈河縣大隄發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被泛者請其秋租 閏月詔求亾書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者令史館

視其篇目館中所無則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仕職官者以聞是歲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究朱

載皆應詔獻書命分置書府賜弼等科名 甲子以灌

口鎮爲永康軍王全斌言破賊帥呂翰克雅州

蜀異東都事略

載本年七月甲寅克雅州長編繫于閏八月蓋以捷書到日爲據也姑從之

乙丑河溢入

南華縣

遼主觀野鹿入馴鹿立馬欲至哺

乙亥詔

民能樹藝桑棗墾開荒田者不加征令佐能勸來者受

賞

後魏東都事略載此
詔於七月今從宋史

九月壬辰朔虎捷指揮使孫

進龍衛指揮使吳環等二十七人坐黨呂翰亂伏誅族

進家 庚子遼主以重九宴飲夜以繼日旬餘乃罷

丙午詔吳越立禹廟於會稽 西戎戍卒多亾命在賊

黨中或請案誅其妻子帝語樞密使李崇矩曰朕慮其

間有被賊驅脅者非本心也乃盡釋勿誅 冬十月辛

酉朔詔太常寺自今大朝會復用二舞先是中原多故

禮樂之器浸廢帝始命判太常寺浚儀和峴講求修復

之別營宮懸三十六簋設於庭登歌兩架設於殿又置

鼓吹十二案及舞人所執旌纛干戚箛翟等與其服皆如舊制帝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命和峴討論峴上疏謂西京銅望臬可校古法卽今司天臺影表上石尺是也取王朴所定尺校之短於石尺四分樂聲之高蓋由此帝乃令依古法別造新尺并黃鍾九寸之管使工人校其聲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又內出上黨羊頭山種黍累尺校律亦相契合遂重造十二律管以取聲由是雅樂音始和暢 癸亥詔諸郡立古帝王陵廟置戶有差 庚辰遼以北漢主有母喪遣使賻弔 十一月癸巳日南至帝御乾元殿受朝早常服御大明殿羣臣上

詩初用雅樂登歌及文德武功二舞 諸州所置通判
多與長吏忿爭常曰我監州也朝廷使我來監汝長吏
舉動多爲所制或言其太甚宜抑損之乙未詔諸州通
判無得怙權徇私須與長吏連署文移方許行下 癸

丑翰林學士禮部尙書竇儀卒帝以儀在滁州時弗與

親吏絹

事在顯德三年三月

每嘉其有執守屢對大臣言欲用爲

相及趙普專政帝患之欲問其過召儀語及普多不法
且譽儀早負才望儀盛言普開國元勳公忠亮直帝不
悅儀歸語諸弟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謂朱崖吾
門可保矣普素忌儀剛直引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

陶穀趙逢高錫等又相黨附其排儀帝意中輟至是卒
帝憫然曰天何奪我寶儀之速也贈右僕射 庚申妖
人張龍兒等二十四人伏誅族龍兒李玉楊密聶贊家

十二月甲子遼主幸殿前都點檢耶律伊賴哈

舊作夷臘

葛今改

家飲宴連日伊賴哈檢校太師哈嚕之子也初以

父任入侍遼主引爲布衣交與謀機密遼主酌酒數以
細故殺人有監雉者因傷雉而亾獲之欲誅伊賴哈諫
曰是罪不應死遼主竟殺之以屍付伊賴哈曰收汝故
人伊賴哈不爲止復有監鹿詳衮亾一鹿下獄當死伊
賴哈又諫曰人命至重豈可爲一獸殺之良久得免遼

主雖不盡從伊賴哈之言然愛之特甚嘗從秋獮善爲鹿鳴者呼一麇至遼法麇岐角者惟天子得射遼主命伊賴哈射之應茲而麇踣遼主大悅賜賚優渥及是宴歡甚復賜金盃細錦及孕馬百匹左右授官者甚眾

丁德裕同西川兵馬都監張延通帥師破賊擒其僞都統康祚磔於市延通潞城人也康延澤旣城普州王可僚復合數州兵來攻延澤擊走之追奔至合州全師雄病死金堂德裕及王全斌等分往招輯賊眾悉平是月北漢復取遼州 達勒達入貢達勒達本東北靺鞨之別種唐元和後徙陰山至是來貢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

賢適嗜學有大志時朝臣多以言獲譴賢適樂於靜退
游獵自娛與親朋言不及時事至是始見擢用 辛丑
賜西川諸州民今年夏租之半 詔以時平年豐增上
元張燈爲五夜 蜀臣民詣闕訟王全斌王仁贍崔彥
進等破蜀時諸不法事於是諸將同時召還仁贍先入
見帝詰之仁贍歷詆諸將過失冀自解免帝曰納李廷
珪妓女開豐德庫取金貝此豈諸將所爲邪仁贍惶恐
不能對帝以全斌等新有功不欲付吏令中書門下追
仁贍及全斌彥進與訟者質證凡所取受隱沒其錢六
十四萬六千八百餘貫而蜀宮珍寶及外府它藏不著

籍者不與焉并校以擅克削兵士裝錢般降致寇之由
全斌仁贍彥進皆具伏壬子令御史臺集百官於朝堂
議全斌等罪癸丑百官言三人法當死帝特赦之甲寅

置崇義軍於隨州昭化軍於金州以全斌爲崇義畱後

彥進爲昭化畱後

攷異宋史太祖紀全斌彥進皆責授節度使案節度使非責授之官蓋由

節度使責授畱後故制詞云止停旄鉞猶委藩宣也唐時方鎮各擅其地未奉朝命者往往自稱畱後其實與節度使無異宋初除方鎮專擅之弊畱後與節度品級懸殊云責授節度使者大誤今從長編及王全斌傳

仁贍罷樞密副使爲右衛大將軍諸將士有受者一切
不問 丁巳以曹彬爲宣徽南院使領義成節度使劉

光義改領鎮安節度使張廷翰爲侍衛馬軍都虞候領

彰國節度使李進卿爲步軍都虞候領係順節度使廷
翰與進卿從光義平蜀軍政不擾故賞之初王仁贍歷
詆諸將獨曰清廉畏謹不負陛下任使者惟曹彬一人
耳帝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辭曰諸將俱獲罪臣獨受賞
何以自安帝曰卿有功無過又不自矜伐苟負纖芥之
累仁贍豈爲卿隱邪懲勸國之常典可無辭也 帝以
河堤屢決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爲
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又詔開封大名府鄆潭滑
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
隄使 二月甲子遼南京畱守高勳請以偏師擾益津

關從之

攷異遼史高勳傳云宋略地益津關勳擊敗之攷是年宋未嘗略地也今從穆宗紀

乙

升以西川轉運使沈義倫爲戶部侍郎充樞密副使初義倫隨軍入成都獨居佛寺蔬食蜀羣臣有以珍異奇巧之物獻者皆卻之東歸篋中所有圖書數卷而已帝嘗從容問曹彬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於采察官吏非所知也固問之曰義倫可任帝亦聞義倫清節過人因擢用之壬申權知貢舉盧多遜奏進士李肅等合格者十人復詔參知政事薛居正於中書覆試皆合格乃賜及第左監門衛大將軍權判三司趙玘性狂躁訐直多忤旨帝每優容之又與宰相趙普不協因

稱足疾求解職甲戌玘守本官罷判

攷異宋史趙玘傳云嘗廉得宰相趙

普私市秦隴大木事潛以奏白然懼普知因稱足疾求解職五年春罷使守本官案普以私販大木罷在開寶

四年非乾德中事也今從長編時有譖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私取親

兵爲腹心者帝怒欲誅之趙普諫曰若重贇以讒誅卽

人人懼罪誰敢爲陛下將親兵者帝乃止

攷異宋史韓重贇傳作四

年今從長編連書之出重贇爲彰德節度使重贇聞普救已它日

詣普謝普拒弗見三月戊戌以前安國節度使張美

爲橫海節度使美至滄州久之有告其彊取民女爲妾

又略民錢四千餘緡者帝召告者詰之曰張美未至滄

州安否對曰不安旣至何如曰無復兵寇帝曰然則美

之有造於滄州大矣朕不難黜美但念汝滄州百姓耳
因命官爲給直還其女復賜美母錢萬緡使謂美曰乏
錢當從朕求勿取於民也美惶恐折節爲廉謹未幾以

政績聞

攷異宋史及東都事略李漢超傳載漢超在關南取民女爲妾及貸而不償與此小有異同蓋

以歸田錄爲據也然長編據涑水記聞則係張美事也歸田錄誤記耳今定作張美 甲辰詔翰

林學士常參官於幕職州縣及京官內各舉堪任常參
官者一人不當者連坐乙巳詔諸道舉部內官吏才德
優異者 丙午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普加左僕射充昭
文館大學士 丙辰北漢石盆寨招收巡檢使閻章以
若來降 是月五星如連珠聚降婁之次初寶儼善推

步星歷周顯德中爲諫官謂同列盧多遜楊徽之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卒如其言 南唐命兩省侍郎諫議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夏直光政殿召對咨訪率至夜分南唐主事佛甚謹中書舍人全椒張洎每見輒談佛法由是驟有寵當時大臣亦多蔬食持戒以奉佛中書舍人會稽徐鉉獨否然絕好鬼神之說 夏四月丙子遼主射柳祈雨復以水沃羣臣 給事中開封馬士元謁樞密副使沈義倫適有吏白事義倫與語忘顧士元士元遽辭出歸語家人曰我爲臺省近臣不爲執政所禮可

以去矣己卯遂致仕 陵州有陵井蜀置監歲煉鹽八
十萬斤廣政二十三年井口摧圯毒氣上如煙霧煉匠
入者皆死後井益塞民艱會通判眞定賈璉始建議開
浚刺史王奇謂浚之犯井龍役夫不冒進璉親執鍤興
役逾年而至泉脈初煉鹽日三百斤稍增日三千六百
斤璉上其事卽詔璉知州事璉後卒於官州人畫像祠
之 五月壬辰遼北府丞相蕭哈哩舊作海璉今改卒哈哩貌
魁偉膂力過人遼主嘉其勤篤命總知軍國事初諸王
多坐反逆哈哩廉謹達政體命案獄多得其情人無冤
者北漢主鈞每遣使入貢於遼別致幣物詔許哈哩受

之卒年五十遼主愍悼輟朝三日罷重五之宴 乙巳

北漢鳩唐砮招收指揮使樊暉以砮來歸 六月戊午

朔日有食之

及異遼史不書是月日食今從宋史

遼主駐裏潭好長夜

之飲因怒濫刑醒亦悔之諭大臣切諫蕭思溫等畏懦

鮮能匡拔閒有諫者多不見聽己未支解鹿人壽格念

古命有司盡取鹿人之在繫者六十五人斬所犯重者

四十四人餘悉痛杖之中有欲置死者賴王子必攝等

諫得免 諸道銅鑄佛像先是悉輦赴京毀之秋七月

丁酉詔勿復毀仍令所在崇奉但毋鑿鑄 八月辛酉

遼主生日以大臣有病亟者不受賀 是月河溢入衛

州城民溺死者數百 九月丙戌朔遼主獵於黑山赤
山自是連獵者兩月 庚子定難節度使西平王李彝
興卒追封夏王以其子行軍司馬光叡權知州事 乙
巳太子少傅致仕柴守禮卒周世宗之本生父也命中
使護其喪事 冬十月癸酉度支判官侯陟言三司凡
二十四案鹽鐵主其六戶部主其四餘皆度支主之自
荆湖西蜀之平事務益眾欲令三司均主其入詔三司
推官張純分判度支案事 十一月乙酉朔工部侍郎
毋守素坐居喪娶妾免 庚子遼司天奏月當會不虧
遼主以爲祥歡飲達旦 十二月丙辰禁諸州輕小惡

錢及鐵鑄錢又命紕疏布帛毋鬻於市及塗粉入藥者
 捕之置罪 戊辰以權知夏州李光叟為定難節度使
 己巳置建寧軍於麟州庚午以防禦使楊重勳為雷
 後 宰相趙普丁母憂丙子起復 賜西川來歲夏租
 之半 是冬遼主駐黑河平淀

開寶元年

遼應歷十八年

春正月乙酉朔遼主宴於宮中不受

賀 甲午城京師 丁酉以陝絳懷等州饑賑之 己

亥遼主觀燈於市以銀百兩市酒命羣臣亦市酒縱飲

三夕 乙巳北漢偏城砦招收指揮使任守恩等來降

攷異宋史作任
古今從長編

二月冊宋氏為皇后忠武節度使延

渥長女也延渥尋改名倥三月甲申朔遼主如潢河

乙酉獲駕鵝祭天地遼主命造大酒器刻爲鹿文名曰

鹿甌貯酒以祭天庚寅增修縣令尉捕賊功過令頒

行之權知貢舉王祐擢進士合格者十人及異王薛

皆作十八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翌日穀入致謝帝謂

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遽命中書覆試而

邴復登第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宜

敦素業如聞黨與頗容竊吹文衡公器豈宜私濫自今

舉人凡關會祿之家委中書覆試南漢西北面招討

使潘崇徹以飛語見疑南漢主遣內侍番禺郭崇岳覘

其軍戒之曰崇微果有異志卽誅之崇岳至桂州崇微
嚴兵見之崇岳不敢發還報曰崇微日事飲樂不恤軍
政非有反謀也會崇微單騎自歸南漢主釋不問但奪
其兵權而已 戊申南唐以樞密使右僕射湯悅爲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悅素稱清輝學士張洎之才
洎能伺人主顏色善構同列短長密奏悅非經綸才南
唐主以悅文學舊臣罷洎學士俄復故 夏四月戊午
成德節度使兼侍中韓令坤卒令坤有才略識治道鎮
常山凡七年北邊以寧帝聞其喪悼惜之追封南康郡
王 己巳遼主詔左右從班有才器幹局者不次擢用

老耄者增俸以休於家 丙子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盧
多遜充史館修撰判館事多遜喜任數善爲巧發奇中
帝好讀書每遣使取書史館多遜預戒吏令違白所讀
上果引問書中事多遜應答無滯同列皆伏帝益寵異
之 北漢軍校翟洪貴等來降 五月丁亥重五遼主
以飲酒不受賀 以盛暑詔諸州卹刑帝謂侍御史馮
柄曰朕每讀漢書張釋之于定國治獄天下無冤民此
所望於卿也 乙未詔諸道當輦送上供錢帛等舟車
竝從官給勿以擾民 丁酉遼主與政事令蕭巴雅爾

舊作排

押今改南京留守高勳等酣飲連日夜旋命勳知南院

樞密使 丙午建雄軍節度使趙彥徽卒帝徵時兄事
彥徽及卽位擢領旄鉞寵顧甚厚卒贈侍中繼聞其專
務聚斂始薄其爲人 丁未賜南唐米十萬斛饑故也
南唐以勤政殿學士承旨韓熙載爲中書侍郎百勝節
度使兼中書令熙載上疏論刑政之要古今之書災異
之變及獄所撰格言南唐主手詔褒荅而有是命 六
月癸丑朔詔民田爲霖兩河水壞者免今年夏稅及它
徵物 己未遼主令殿前都點檢耶律伊賴哈置神帳
曲赦京畿囚 癸亥詔荆湖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孫
不得別財異居 辛巳以右補闕辛仲甫權知彭州帝

謂之曰蜀土始平輕侈之俗未革爾有文武才是用命爾仲甫既至州李燕環誘屯戍軍謀以長春節燕集日爲亂仲甫禽斬之 秋七月乙未中元張燈帝御東華門賜從官飲 以殿前都虞候涿人董遵誨爲通遠軍使遵誨父宗本仕漢爲隨州刺史帝微時嘗往依之遵誨憑藉父勢多所陵忽嘗論兵戰事遵誨理屈卽拂衣起帝乃辭宗本去及帝卽位遵誨累遷至驍武指揮使一日覆殿召見遵誨伏地請死帝令左右扶起慰之俄而部下軍卒有擊登聞鼓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惶恐待罪帝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邪汝可勿復憂吾

將錄用汝遵誨再拜感泣帝問遵誨母所在遵誨曰母在幽州遭難朕隔帝因令人重賂邊民竊迎其母送於遵誨仍加優賜至是帝以西蕃近邊命遵誨守通遠軍遵誨既至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封羊醜酒厚加宴犒眾皆悅服後數月復入寇遵誨率兵深入擊羸之俘斬甚眾獲牛馬數萬戎落以定帝嘉其功就拜羅州刺史使如故遵誨嘗遣其外弟劉綜來貢馬及還帝解所服真珠盤龍衣使齋賜之綜曰遵誨人臣豈敢當此賜帝曰吾委遵誨方面不以此爲嫌也 丙午北漢烏王寨使胡遇等來降 帝自卽位數出微行或過功臣

家趙普退朝不敢脫衣冠一夕大雪向夜普聞叩門聲甚急出則帝立雪中普皇恐迎拜帝曰已約吾弟矣已而開封尹光義至卽普堂中設重裯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妓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它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邪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取太原普默然良久曰非臣所能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畱俟削平諸國彼彈丸黑子將何所逃帝笑曰吾意政爾姑試卿耳因謂普曰王全斌平蜀多

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薦曹彬潘美可用
後悉從其言帝嘗因北漢界上謀者謂北漢主曰君家
與周氏世仇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爲因此一
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北漢主遣謀
者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當中國之十一區區守
此蓋懼漢室之不血食也帝哀其言笑謂謀者曰爲我
語劉鈞開爾一路以爲生故終其世不以大軍北伐

吳

邵伯溫見聞錄載太祖雪夜幸趙普第曰已約晉王矣
宋史趙普傳與見聞錄同李焘辨之曰太宗至開寶六
年乃封晉王見聞錄誤也改作吾弟庶得其實今從之
見聞錄又云遂定下江南之策李燾曰此時猶未平荆
也改作於是用師荆湘繼取西川案長編繫此事於開
寶元年則其時西川已平矣據東都事略趙普傳太祖

方以王全斌平蜀多釁爲慮普因薦曹彬潘美正開寶元年事也今改正又十國紀年云北漢天會七年宋帝使邢州人蓋斯來謂帝曰君家自與川室爲隙何預我事胡不改圖使一方之民困苦兵戰虜人多詐終不足恃君必與中原爭何不下太行與君匹馬較勝負於懷洛間帝遣雷歸曰爲我謝趙君余家世非叛人欲存漢氏宗祀耳土地士馬不能敵君十一安敢凌入君欲決勝負當過團柏谷來背城一戰宋帝笑曰存之何害終帝世宋帝不復北伐天會七年乃乾德元年也東都事略及宋史世家並載此語而不載其年今從長編連繫於此初北漢世祖女爲晉護聖營卒薛釗妻生子繼恩釗死妻改適何氏生子繼元而何與妻皆卒世祖以北漢主鈞無子使養繼恩及繼元皆冒姓劉氏繼恩事主盡恭昏定晨省禮無違者及爲太原尹選輒不治北漢主憂之嘗謂宰相郭無爲曰繼恩純孝然非濟世才恐不

能了我家事奈何無爲不對是月北漢主臥疾召無爲
執其手以後事付之繼恩始監國無爲與侍衛親軍使
蔚進不協因出進守代州又建議漸斥去公族命繼恩
弟繼忠守忻州繼忠亦孝和養子也自稱嘗使契丹得
冷痼病定襄地寒願畱養晉陽繼恩責其觀望趣令就
道繼忠頗出怨語或以白繼恩尋縊殺之戊申北漢主
殂及異遼史作辛丑漢主承鈞殂子繼元立不書繼恩
嗣位事蓋闕漏也宋史作戊申北漢主鈞卒養子繼
恩立爲得其質十國春秋亦作戊申今從之繼恩遣使告終稱嗣於遼遼主
許之然後卽位上謚曰孝和皇帝廟號睿宗遼遣使弔
祭攷異五代史及宋史世家俱不
載北漢主廟號今從十國春秋是月令諸州察民

有饑者卽發粟貸之 左監門衛大將軍趙玘旣罷三
司累上密疏皆畱中不出嘗疑趙普中傷之乃詣閣門
納所受誥命八月庚申詔勒歸私第玘請退居鄆州不
許 丙寅命客省使盧懷忠等二十二人領兵屯洛州
將有事於北漢也 戊辰命昭義節度使同平章事李

繼勳爲河東行營前軍都部署

攷異昭義者潞州軍額也繼勳時鎮潞州與北

漢接壤故有前軍都部署之命宋史太祖紀作昭化誤今從長編及繼勳傳

侍衛步軍都指

揮使党進副之宣徽南院使曹彬爲都監棣州防禦使
何繼筠爲先鋒部署懷州防禦使康延沼爲都監建雄
節度使趙贊爲汾州路部署絳州防禦使司超副之隰

州刺史李謙溥爲都監 九月癸未監察御史楊士達

坐鞠獄濫殺棄市 己丑遼主登小山祭天地 戊戌

遼主知宋欲襲河東諭西南面都統南院大王塔爾舊

捷烈 今改 豫爲之備 北漢主繼恩惡郭無爲專政欲逐之

而未果是月加無爲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疏遠之繼

恩服衰裳視事寢處皆居勤政閣其左右親信悉畱太

原府廨或請召入令翊衛繼恩弗聽於是文武百官皆

進秩繼恩置酒宴諸大臣及宗子飲罷臥閣中供奉官

侯霸榮以刃搤其胷殺之無爲遣兵以梯登屋入殺霸

榮并其黨迎立繼恩弟太原尹繼元繼恩立繼六十餘

日霸榮者邢州人多力善射悉及奔馬嘗爲散指揮使
皮樂平旋降於王全斌補內殿直未幾復奔北漢爲供
奉官於是殺繼恩謀南歸卒爲無爲所殺或謂無爲實
使霸榮作亂亟誅霸榮以滅口故人無知者繼元始立
宋師已入其竟乃亟遣使上表於遼且請兵爲援又遣
侍衛都虞候劉繼業馬進珂領軍扼團柏谷以將作監
馬峯爲樞密使監其軍峯至洞過河改異朔記作銅鍋
河宋史作銅溫河
今從長編與李繼勳等遇何繼筠以先鋒擊破之斬首二千
餘級禽其將張環石斌遂奪汾河橋傅太原城下焚延
夏門繼元遣殿直都知郭守斌領內直兵出戰又敗守

斌中流矢還入城中 丁未北漢在勝軍使李瓊來降

初潘美克郴州獲南漢內品十餘人有余延業者自言爲扈駕弓官授以弓不能張帝笑問其國政延業具言奢侈殘酷狀帝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於是道州刺史王繼勳言劉鋹昏暴民被其毒又數出寇邊請王師南伐帝猶未欲加兵乃命南唐主諭意令南漢主先以湖南舊地來獻唐主遣使致書南漢主不從 建隆中緣舊制祭東岳泰山於兗州西嶽華山於華州北岳常山於定州中岳嵩山於河南府於是有司言祠官所奉止四嶽今案祭典請祭南岳衡山於衡州東鎮沂山

於沂州南鎮稽山於越州西鎮吳山於隴州中鎮霍山
於晉州東海於萊州南海於廣州西海河瀆並於河中
府北海濟瀆並於孟州淮瀆於唐州其江瀆準顯德五
年敕祭於揚州揚子江口今請祭於成都北鎮醫巫閭
山在營州界未行祭享從之其後望祭北鎮於定州嶽
祠既而五鎮之祭復闕 遼以伊賴哈兼政事令仍以
黑山東默珍舊作抹
真今改之地數十里賜之是秋遼主獵於
西京諸山 冬十月甲戌屯田員外郎同州雷德驤責
授商州司戶參軍德驤判大理寺其官屬與堂吏附會
宰相擅增減刑名德驤憤恹求見欲面白其事未及引

對卽直詣講武殿奏之辭氣俱厲并言趙普彊市人第宅聚斂財賂帝怒叱之曰鼎鑄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齟二齒命左右曳出詔宰相處以極刑旣而怒解止以闕入之罪黜之

汝異德
驥以刑

大理寺貶黜東都事略與長編
同涑水記開作御史中丞誤

丙子吳越王俶遣其

子建武節度使惟濟來朝貢命知制誥盧多遜迎勞之是月帝遣使齎詔至太原諭北漢主繼元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別賜郭無爲馬峯等詔四十餘道許授無爲安國節度使峯以下竝與藩鎮無爲得詔色動但出繼元一詔餘皆匿之自是始有貳志勸繼元納

款繼元不從 初帝使諜者惠璘僞稱殿前指揮使負
罪奔北漢無爲知其謀使爲供奉官及宋兵入北漢境
璘卽奔逃至嵐谷候吏獲送太原北漢主使無爲鞠之
無爲釋不問有李超者知璘狀上告無爲怒并超殺之
以減口 十一月辛巳詔曰盜賊漸息減諸縣弓手有
差令尉輒占畱者重置其罪 先是帝入太廟見其所
陳籩豆簋盥問曰此何等物也左右以禮器對帝曰吾
祖宗寧識此亟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旣而曰古禮亦
不可廢也命復設之於是判太常寺和峴言案唐天寶
中享太廟禮料外每室如常會一牙盤五代以來遂廢

其禮今訥如唐故事詔自今親享太廟別設牙盤會齋

祫時享皆同之

攷異李燾曰邵氏見聞錄太祖初卽位朝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則曰此何

等物也侍臣以禮器爲對曰我之祖宗寧識此命撤去

亟令進常膳親享畢顧左右曰卻設向來禮器俾儒士

行禮至今太廟先進牙盤會後行禮康節先生曰太祖

其於禮也可謂達古今之宜矣若據本志則牙盤會乃

和峴所請且唐故事非太祖時行常是峴揣知聖意因

獻此議而國史所載不詳見聞錄又偶不及唐故事今

竝增蓋之朔記云上親享四室見牲體用生肉曰我祖

考豈能會此物也命設牙盤會哭而祭之乃繫其事於

乾德元年誤峴又言乾德初郊祀上帝就望燎位而燎

矣今不取

壇稍遠有司不聞告柴燎之聲臣時爲禮官職當贊道

親聞德音令舉燭相應案史記封禪書秦常以十月郊

見通權火狀若桔槔欲令光明遠照通於祀所望敕有

司率循前制從之 壬寅親享太廟 癸卯日南至合

祭天地於南郊改元開寶大赦蜀乾德五年以前通租

御乾元殿宰相趙普等奉玉冊寶上尊號曰應天廣運

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

及異聖文宋史本紀作大聖今從長編

是

日遼主以飲酒不受賀 是月遼南院大王塔爾爲兵

馬總管統諸道兵援北漢李繼勳等皆引歸北漢因進

掠晉絳二州之境 北漢主劉繼元弑其母郭氏 南

唐主納后周氏昭惠后之妹也美姿容先已得幸於唐

主昭惠疾甚忽見后入顧問妹幾時進宮后幼未有知

以實對曰數日矣昭惠怒遂轉鄉而臥不復顧既殂常

出入禁中至是納以爲后其夕燕羣臣韓熙載等皆賦
詩以風南唐主亦不之譴也南唐主頗畱情樂府監察
御史張憲上疏曰道路皆言以戶部侍郎孟拱宸宅與
教坊使袁承進管高祖欲拜舞人安叱奴爲散騎侍郎
舉朝皆笑今雖不拜承進爲侍郎而賜以侍郎居宅事
亦相類矣南唐主賜帛旌其敢言然終不能改 是冬
遼主駐黑山東川 遼太平王詣陸鳴舊作琴撤
葛今改久預
國政遂謀亂時司天魏璘善卜因詣璘卜僭立之日事
覺遼主貶詣陸鳴西北邊戍流璘於烏庫部

二年

遼應歷十九年二
月改保寧元年

春正月己卯剋以出師不御殿

遼主宴宮中不受賀 己亥以錢惟濟爲鎮海鎮東
節度使惟濟奉其父命來助祭將還特詔增秩 壬寅
遣殿中侍御史洛陽李瑩等分往諸州調發軍儲赴太
原丙午又遣使發諸道兵屯於潞晉磁等州 南唐樞
密使左僕射平章事湯悅罷爲鎮海節度使悅不樂居
藩上章求解於是改授太子太傅監修「」又仍領鎮海
節度使 二月乙卯命曹彬党進等各領兵先赴太原
戊午詔親征己未以開封尹光義爲東京畱守樞密
副使沈義倫爲大內部署昭義節度使李繼勳爲河東
行營前軍都部署建雄節度使趙贊爲馬步軍都虞候

先赴太原

後異宋史太祖紀贊爲汾州路部署與甲子長編異蓋先除都虞候繼命爲部署耳

車駕發京師丁卯次王橋頓彰德節度使韓重贊來朝

帝謂之曰契丹知我是行必率眾來援彼意鎮定無備

將由此路入卿可爲朕領兵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破之

乃以重贊爲北面都部署義武

後異宋史彰德

節度使郭延

義副之

初遼主惑女巫言取人膽合延年藥殺

人頗眾繼悟其詐以鳴篳發射騎踐殺之自是嗜酒好

殺五坊掌獸及近侍給事詐人或以細故或奏對少失

旨或因遷怒輒加炮烙鐵梳之刑甚者至於無算或以

手刃刺之斬擊射燎斷手足折腰脛割口破齒棄尸於

野且命築封於其地死者至百餘人京師署百尺牢以處繫囚季年暴虐益甚嘗謂太尉華哈曰朕醉中有處決不當者醒當覆奏徒能言之竟無悛意是月己巳春蒐懷州遼主射熊而中侍中蕭思溫與伊勒希巴舊作夷齊

畢今改牙哩斯等進酒上壽遼主醉還行宮夜爲近侍霄

格舊作小哥今改盥人華格舊作花哥今改庖人錫衮舊作辛古今改等所弑

年三十九廟號穆宗重熙二十一年諡曰孝安按正皇帝庚午思溫與南

院樞密使高勳飛龍使尼哩等奉世宗第二子賢攷異

景宗名賢字賢寧小字明辰東都事略及長編俱作明記率甲騎千人馳赴行在賢

慟哭羣臣勸進遂卽皇帝位於柩前百官上尊號曰天

贊皇帝大起改元位等以屢前者黑格項有存報昨在
皮室詳袞蕭烏哩濟宿衛不嚴斬之以尼哩爲行宮都
部署加政事令 權知貢舉趙逢奏進士安德裕等合
格者七人 乙亥車駕次潞州以霖雨駐蹕時諸州餽
餉畢集城中車乘塞路帝聞之以爲非理稽留將罪轉
運使趙普曰六師方至而轉運使獲罪敵人聞之必謂
儲侍不充非所以威遠之道但當擇治劇者蒞此州耳
丙子命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祐權知潞州祐卽發遣
車乘行路無阻以樞密直學士趙逢爲隨駕轉運使仍
鑄印賜之 北漢劉繼業馮進珂屯於團柏谷遣衛隊

指揮使陳廷山領數百騎來偵邏會李繼勳等前軍至
廷山卽所部降繼業進珂知眾寡不敵亦奔還晉陽北
漢主怒罷其兵柄繼勳等遂圍城時遼使內侍韓知範
按異長編作知册命北漢主爲帝北漢主夜開門納之
璿今從遼史

明日置宴羣臣皆預宰相郭無爲哭於庭中拔佩劔自
刺北漢主遽降階持其手引之升坐無爲曰奈何以孤
城抗百萬之師乎蓋無爲欲以此搖眾心也 三月丙

戌遼主次上京以定策功進蕭思溫爲北院樞密使旋
兼北府宰相封高勳爲秦王尼哩加守太尉時承穆宗
失德之後中外翕然望治遼主數召翰林學士南京室

訪問古今治亂得失奏對稱旨思溫薦耶律色珍舊作

今改有經國才遼主曰朕知之第佚蕩豈可羈屈思溫曰

外雖佚蕩中未可量乃召問以時政指陳剴切遼主器

重之旋命節制西南面諸軍援河東時南院大王耶律

塔爾加兼政事令致仕以色珍代之遼諳薩噶聞遼

主立大懼亾入沙陀遼主以伊勒希巴舊作夷萬訥穆

袞舊作粘木陰附諳薩噶誅之旋召諳薩噶還釋其罪

帝駐蹕潞州凡十有八日獲北漢謀者問之對曰城

中民罹毒久矣日夜望車駕恨其遲耳帝笑給衣服縱

之壬辰發潞州戊戌次太原庚子觀兵於城南始命築

長連城辛丑臨汾河作新橋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
多遜知太原行府事 壬寅遣使發太原諸縣民數萬
赴城下 癸卯北漢憲州判官史昭文以州城來降卽
命昭文爲刺史 乙巳帝至城東南命築長堤壅汾水
先是有欲增兵攻城者左神武統軍陳承昭進曰陛下
自有數千萬兵在左右何不用也帝未寤承昭以馬策
指汾水帝大笑因使承昭董其役丙午決晉祠水灌城
丁未命李繼勳軍於城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覺
進軍於東爲四寨以逼之北漢人乘晦突門潛犯西寨
趙贊率眾與戰弩矢貫贊足未遑時党進遣東寨都監

李謙溥伐木西山以給軍用謙溥聞鼓聲卽引所部兵
赴之北漢人乃退帝遽至戰所怪赴援者非精甲問之
則謙溥也甚悅劉繼業復以突騎數百犯東寨黨進挺
身逐繼業麾下數人隨之繼業奔匿壕中北漢兵出援
之繼業緣縋入城獲免 南唐右僕射判省事游簡言
躬親簿領督責稽緩僚吏畏之然暗於大體不爲士大
夫所重數以疾辭南唐主不許是月命簡言兼門下侍
郎平章事 夏四月戊申朔帝臨城東觀築堤辛亥遣
海州刺史孫萬進領軍數千人圍汾州壬子帝復至城
東賜羣臣及諸軍時服宴從臣初棧州防禦使何繼筠

爲石嶺關部署屯陽山帝聞遼兵分道來援北漢其一
自石嶺關入乃驛召繼筠詣行在所授以方略并給精
兵數千使往拒之且謂繼筠曰翌日亭午俟卿捷奏至
也時已盛暑帝命太官設麻漿粉腸繼筠會訖辭去戰
於陽山縣北大敗遼兵禽其武州刺史王彥符斬首千
餘級已未繼筠遣子承睿來獻捷承睿未至帝登北臺
以俟見一騎自北來逆問之乃承睿也

攷異李燕曰繼
筠獻捷本紀在

王子今七漢陰恃遼援城久不下帝以所獻首級示之

城中人氣奪 遼主監穆宗暴虐務行寬政趙王喜負
久繫獄聞之自去其械而朝遼主怒曰汝罪人何得離

禁所復繫之既而躬錄囚徒悉召而釋之是月進封太平王諳薩噶爲齊王改封喜袞爲宋王封隆先爲平王稍爲吳王道隱爲蜀王必攝爲越王異里爲冀王宛爲衛王初遼主弟質睦性敏給通契丹漢字能詩穆宗末年質睦與宮人私穆宗怒榜掠數百刺一目而宮之繫獄將棄市遼主卽位卽釋之賜以所私宮人封寧王未幾以隆先兼政事令畱守東京道隱畱守上京隆先道隱稍皆世宗之弟也 五月戊寅遼分兵由定州來侵韓重贇陳於嘉山以待之遼人見旗幟大駭欲遁去重贇亟擊之大破其眾癸未使來告捷帝大喜手詔褒之

甲申帝臨城北引汾水入新堤灌其城戊子臨城東南
命水軍乘小舟載彊弩進攻其城內外馬步軍都軍頭
王廷義親鼓之免胄先登流矢中其腦而顛庚寅廷義
卒辛卯殿前都指揮使都虞候石漢卿亦中流矢溺死
癸巳贈廷義建武節度使漢卿袁州防禦使 丁酉帝
幸城西命諸軍攻其西門遣偏師圍嵐州趙宏危蹙請
降戊戌宏來見以避宣祖諱賜名文度己亥以右千牛
衛將軍周承瑨爲嵐州團練使庚子宴趙文度於行宮
後授重國節度使 太原圍急郭無爲謀出奔因請自
將出擊北漢主信之選精甲千人命劉繼業郭守斌爲

之副北漢主登延夏門自送之且待其反會夜雨晦冥
無爲行至北橋駐馬召諸將繼業以馬傷足先收所部
兵入城守斌迷失道呼之不獲無爲不能獨前乃與麾
下數千人亦還 帝以暑氣方盛漢念縲紲之苦乃詔
西京諸州令長吏督掌獄掾五日一至獄戶檢視灑掃
洗滌杻械貧困者給飯會病者給藥輕繫小罪卽時決
遣自是每歲仲夏必申明是詔以戒官吏 此詔自戊子
日降今移見

於後

遼立貴妃蕭氏爲皇后后北府宰相思溫女也早

慧思溫嘗觀諸女灑掃唯后獨潔喜曰此女必成家及
立爲后能參決朝政遼主敬禮之

後異李蕞長編云納
蕭守興女雅雅克爲

皇后案遼史后妃傳景宗睿知皇后蕭氏諱緯小字雅
雅克北府宰相思溫女不知長編何以作守興東都事
略宋人紀事之書也亦言后爲思溫女知李善爲傳聞
之誤矣徐乾學後編復仍李燕之誤今從遼史雅雅克
舊作燕
燕今改

閏月戊申太原南城爲汾水所陷水穿外城
注城中城中大驚擾帝臨長堤觀焉水口漸闊北漢人
緣城設障爲宋師所射障不得施俄有積草自城中飄
出直抵水口而止宋師弩矢不能徹北漢人因以施功
水口遂塞郭無爲復勸北漢主出降北漢主不聽闕人
衛德貴極言無爲反狀明白不可赦北漢主殺之以徇
城中稍定北漢人俄自西長連城潛出將焚攻戰之具
宋師擊斃之斬首萬餘級夜半忽傳呼壁外云北漢主

降帝令衛士環甲將開壁門八作使趙璠曰受降如受敵詎可夜半輕諾乎帝使問之果謀者詐爲也 己酉

帝臨城南命水軍乘輕舟焚其門 右僕射魏仁浦卒

先是仁浦侍春宴因前上壽帝密謂曰朕欲親征太原如何仁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審思帝嘉其對宴罷就第賜上尊酒十石御膳羊百口旣而從行中途遇疾還卒於梁侯驛贈侍中諡宣懿 太原城久不下東西

班都指揮使李懷忠率眾攻之戰不利中流矢幾死殿前指揮使都虞候趙廷翰率諸班衛士叩頭願先登急擊以盡死力帝曰汝曹皆吾所訓練無不一當百所以

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得太原豈忍驅汝曹冒鋒刃
陷必死之地乎眾皆感泣時大軍頓甘草地中會暑雨
多破腹病會遶遣北院大王烏珍舊作屋質今改自白馬嶺率

勁卒夜出閒道疾馳駐太原西鳴鼓舉火北漢賴以自
固太常博士李光贊言於帝曰陛下戰無不勝謀無不
臧四方恃險之邦僭竊帝王之號者皆與中國爲鄰今
與陛下爲臣矣叢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飛輓取怨黔
黎得之未足爲多失之未足爲辱國家貴靜天道惡盈
所慮向來恃險之邦聞是役也竭府庫之財盡生民之
力忠心踴躍各有窺覷傳曰鄰之厚君之薄也豈若回

鑿復都屯兵上黨使夏取其麥秋取其禾既寬力役之
征便是蕩平之策惟陛下裁之帝覽奏甚喜復問趙普
普亦以爲然因使普召光贊慰撫之癸丑移駐城東旱
山之南始議班師 己未徙太原民萬餘家於山東河
南給粟庚申分命使者十七人發禁軍護送之因屯於
鎮潞等州用絳人薛化光策也化光言伐木先去枝葉
後取根柢今河東外有契丹之助內有人戶賦輸竊恐
歲月閒未能下宐於太原北石嶺山及河北界西山東
靜陽邨樂平鎮黃澤關百井社各建城寨扼契丹之
起其部內人戶於西京襄鄧唐汝州給閒田使自耕種

絕其供饋如此不數年間自可平定帝嘉納之 壬戌

車駕發太原時軍士陷敵者百人帝遣驍雄副指揮使
孔守正領騎軍往救守正奮擊盡奪以還北漢主籍所
乘軍儲得粟三十萬茶絹各數萬喪敗罄竭賴此少濟

戊辰次鎮州召道士蘇澄

攷異玉壺清話作蘇澄隱
今從長編又玉壺清話云

賜號顯素先生今不取

入見謂曰朕作建隆觀思得有道之士居

之師豈有意乎對曰京師浩穰非所安也壬申幸其所
居謂曰師年逾八十而容貌甚少盍以養生之術教朕
對曰臣養生不過精思練氣耳帝王養生則異於是老
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凝

神太和晉黃帝唐堯享國永年用此道也帝悅厚賜之
遼有司請以遼主生日爲天清節從之 是月南唐

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游簡言卒 六月己卯以

儀鑿使知易州賀惟忠爲易州刺史兼易祁定等州巡
檢使惟忠捍遼數有功故遷其秩而不易其任 庚辰

詔車駕所過民無出今年秋租 癸未以右補闕大名

王明爲荆湖轉運使以用兵於嶺南也 己丑次滑州

南唐主遣其弟從謙來貢辛卯見於胙城縣唐水部員

外郎查元方掌從謙牋奏帝命知制誥盧多遜燕從謙

於館多遜弈碁次謂元方曰江南竟如何元方斂衽對

曰江南事大朝十餘年極盡君臣之禮不知其它多遜
愧謝曰孰謂江南無人元方文徵子也 癸巳車駕至
自太原曲赦京城繫囚 是月北漢主泚城下水注之
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圯遼使者韓知範猶在太原
歎曰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知先
浸而後涸則并人無類矣時遼南院大王耶律色珍率
援師屯於太原城下劉繼業言於北漢主曰契丹貪利
棄信它日必破吾國今救兵驕而無備願襲取之獲馬
數萬因藉河東之地以歸中國使晉人免於塗炭陛下
長享富貴不亦可乎北漢主不從數日色珍北還贈遺

甚厚其後北漢主復致幣於北院大王烏珍烏珍以聞
遼主命受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